

“粮食危机”逼近， 中美政策逻辑有何不同？（下）



已生产了约2.7亿吨玉米，进口玉米2835万吨，只占10%，而2020年中国进口玉米仅1130万吨。中国进口的小麦大部分都是做饲料用，一些高质量的面粉则主要从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进口。所以，俄乌冲突客观上对中国粮食安全没有什么影响。只是国际粮价的相对价格上涨，会导致国内恐慌。

当然，还存在一个间接传导。俄乌冲突发生以后，农用化学品价格大概上涨了30%左右，造成了国内化肥以及农资价格大幅上涨，推动国内农业生产成本增加。这对后续的秋粮生产，可能会带来间接影响。但这是阶段性的、暂时的影响。

中新经纬研究

院：在政策应对上，您认为中国应如何减少国际粮价大幅波动带来的影响，确保粮食安全？

胡冰川：从应对粮价大幅度上涨和守护粮食安全政策角度来说，这不是中国第一天去应对。我们已经出台了多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我们在政策上对粮食安全一直都非常重视，不是因为现在粮价上涨，才开始重视。夏粮马上就要收获，我预计2022年全国小麦农机的跨区机械收割作业，马上会出台政策，可能要进行一轮新的补贴。为应对俄乌冲突导致粮价上涨，可能还会有一些特定的支持政策。中国在财政方面都是压实的，政府的目标考核层层传导。所以，

中国在政策上的应对是立体的、全方位的。

中新经纬研究院：美国是世界最大粮食出口国，您认为美国的粮食生产优势是如何形成的？

胡冰川：美国传统的农户数量不大，对农场的兼并比较容易，近几十年美国的农场面积一直都在变大，数量则下降到约200万户。这让效率至上成为可能。美国的农业技术也是非常先进的。从育种开始，到农业种植、收割等农业科技是系统性地发展。

为什么美国的种业可以做到世界第一？因为种植规模足够大，种子可以得到迅速推广，实现商业化生产。美国也有很多涉农类的大学和学科，包括生物工程等。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也经历了长期的农业补贴阶段，到90年代GATT(关税及贸易总协定)转到WTO(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农业保护政策发生一个很大的改变——鼓励市场化，农场经营不下去就会破产，被兼并，有效率的农场通过

竞争机制纷纷涌现出来。

所以，美国粮食生产的优势，一是在生产力方面，硬科技本身就很厉害。二是没有历史负担，以利润最大化为导向，靠市场竞争快速发展。三是讲究比较优势。美国为什么不出口小麦，而是集中力量出口玉米和大豆？因为小麦的需求是相对饱和的，而且美国的纬度也决定了它的小麦品质不及欧盟、加拿大等。

中新经纬研究院：守护粮食安全，您认为中国应如何发挥自身优势？有哪些美国的经验是中国可以借鉴的？

胡冰川：中国现在属于过渡时期，现在我们的主要问题是要全方位确保粮食安全，另外也要保证农

村生产生活稳定。

要进一步强化中国的粮食安全，主要是提高生产力水平，增加科技含量。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已提出要大力推进种源等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全面实施种业振兴行动方案。同时也提出要强化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

从美国的经验角度来说，我认为我们要积极探求如何让社会资本更多地进入农业，参与农业生产，特别是高附加值农产品的加工、市场的销售推广。包括把先进的社会生产力和科技要素嫁接到中国农村和农业生产方面，以提高中国农业的生产效率和附加值，从而让农民从农业增效当中更好地分享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

